

风格◎著

西洋表



中国电影出版社

风格◎著

西洋表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洋表 / 风格 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106-04027-7

I. ①西…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5327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天河十月

版式设计: 日 月

责任校对: 杨 柳

责任印制: 庞敬峰

西洋表

风 格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11 字数 / 1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027-7/I·0949

定 价 30.00 元

时光的代名词

——序风格长篇小说《西洋表》

凌 翼

这是作者少女时期呈现给我们的一部长篇小说。那年风格十五岁。风格热爱文学，幼年时期便投身创作，这仅是她写作的诸多小说中的一部。小说能揭秘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透过小说，我们阅读到风格的心灵世界，绝不仅仅是十五岁年龄所能诠释的。她的内心世界很宽阔很深邃。

《西洋表》这个书名，给人很多联想。首先，西洋表本身有着时光的意味——时光靠钟表计数，表就是时光的代名词。其次，西洋表暗指了那个时代——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西洋货充斥街头，西洋表自然而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商业，成为时尚的代名词。故事所叙述的背景，正是那个大多数百姓处于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中国。

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简云是一位弱女子，但却有着坚硬的骨气。她刚出生，花样年华的母

亲婉荷就被自己冷酷的亲姐婉蓓所戕害。刚出生的简云由丫鬟环儿抱着与父亲冯秋蒲行进在火车上,不幸降临,父亲冯秋蒲又被婉蓓派人枪杀。舍生护主的环儿为了保护小简云而丧生。小简云被种菜为生的顺子和雨凤夫妇收养,过了几年贫穷人家少有的安闲日子。但那个时代,人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人们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或者灾难莫名其妙地丧生。与小简云亲近的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包括教给她做人道理的小方布、养父顺子。最后,与她相依为命的养母雨凤也被人掳去做了妓女,她变成孤零零的孤儿。

简云的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她以男儿身出现在生活场景中,与男儿一样到码头扛包挣取生活所需。在获得温饱后,她想攒下的铜板交到养母雨凤手里。这是她小时候的梦想,长大要攒钱让养母过好的生活。她从码头监工那里逃跑出来,终于如愿以偿见到自己的养母雨凤。但此时的雨凤已然变成阔太太——被有钱人从妓院赎身归于正室。简云把攒下的铜板交给养母——尽管养母并不缺钱,但简云还是很坚定地要给养母雨凤。这便是简云的性格,说过的话就得铁板钉钉。

简云注定不能过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离开好不容易团聚的养母,踏上自己的人生路。她去看望曾经救过她性命的老郎中爷爷——但老郎中爷爷已经离开人世,一封遗书解释了这段人间温情。

简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她要兑现自己的人生诺言,买下那块西洋表。小时候,她曾经用一个铜板去换取那块西洋表,因为钱不够,没有换成。当年老板见她长得出奇,有一种骨气清秀气韵,就答应留下那块表,等她挣钱来买下这块西洋表。这

些年，简云的最大理想就是要用自己的铮铮硬骨赢取这块西洋表。店家很讲信誉，老店家嘱托续任的店主，只要那个姑娘来到店中买这块西洋表，不论钱多钱少，都要把这块西洋表捧送这位姑娘。简云实现了她平生的最大夙愿。

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心造的现实。简云这个人物赋予了作者少女时期对外部世界和人类命运的认识。首先，一个弱女子要生存，作者没有安排她顺应命运，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安排她扮成假小子，与一帮男人混在一起，做着这个世界最苦最累的活。这是一个“木兰从军”式的故事。只不过曾经的木兰换做了简云，曾经的从军换做了码头搬运工——以劳动者形象再现那个时代的悲惨境遇。

作为底层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了养育母亲、看望老郎中爷爷、购买西洋表这三项夙愿，虽然物是人非，让经历过太多磨难的简云更多地懂得了世事变迁。她没有再回到那个靠苦力支撑的旧码头，也许是西洋表带给了她新的契机——她踏入戏院，秉持父亲遗传给她的才情立足于江湖，她写的唱词受到各地百姓的喜爱，挣得了民心。但年轻的她也由此熬白了头发……

从小说结构来看，整个故事由西洋表这个象征时代特征的物件与主人翁简云的生活轨迹贯穿始终。冯秋蒲是才情四溢的词曲作家，他风流倜傥，随身的西服里有一块西洋表，但在火车上被歹人所害，西洋表也落入他人之手——幸好被一个戏迷捡拾，搁置在自己的典当行守候它的新主人。巧的是，小简云在典当行所见的那块西洋表，就是父亲冯秋蒲的遗物。这是小说的某种内在联系，也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其中不乏神秘。小简云

一眼相中的这块西洋表，她当然不知道那是自己父亲的喜爱之物。但命运却让她对这块表情有独钟，发誓要自己挣钱买下这块昂贵的表。经历时代风雨的简云，跟这块西洋表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一旦拥有了这种缘分，命运也开始了崭新的转折——她怀揣着这块西洋表开始了戏曲之路，也让她身上闪烁着当年冯秋蒲的才情光芒……

时光在滴答，生命的光华也会受到来自外力的损毁。由于军阀长官要她写荒诞淫乐的唱词，遭到她的拒绝而投入监狱。她的西洋表被狱卒摔得稀烂，她生命的时钟也在那个时刻停止了摆动……她离开了人世，留给读者无尽的扼腕！

这就是简云的故事，这就是风格的小说！

2014年8月18日写于北京

（凌翼：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参加诗刊社第17届“青春诗会”。毕业于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任《十月》杂志编辑、《现代小说》主编、《阳光》文学月刊执行主编。现居北京。）



一

旧时的天津大街上，行行色色的人穿梭着，有貌似虔诚尊者的传教士，仿佛可以真正化解人们心中的愁苦，岂不知黑夜的他有时也喝得烂醉如泥；有夹着书的先生，一身粗布长衫，满是皱褶，乱发在头上飞扬，他在惦记着明天的稀粥还能不能吃上；报童的一只脏手抓着报纸在空中摇摆，另一只手掀开破衣袋，用眼睛数着躺在里面的几枚铜板，能看得出他还没有睡醒，整个人晃动着，路经的强壮汉子碰了他，还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他，报童敢怒不敢言，只是在强壮汉子身后挥舞着拳头……

远处，西式的建筑坐落在茂密的林子里，传来滴滴嗒嗒的钟表声，那是洋人在这里开的钟表店，里面陈列着各式精美的腕表、挂表、怀表、落地钟，老爷、阔太太们倒也对这些洋货喜欢得不得了，但询了价格，便直咂起舌来，这古怪的玩意出



自洋人，洋人叫卖多少钱就得多少钱，讨价还价，洋人便会投来鄙夷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慄。

麻花儿香脆爽口，味甜油酥。卖麻花儿的叫卖着：“大麻花儿，油炸的大麻花儿，小姐不买大麻花儿吗？”洋车飞快地从卖麻花儿的前面穿过，小姐身上的脂粉味，引得卖麻花儿的打了个喷嚏。隔摊的一个菜农，咧着嘴朝卖麻花儿的调笑道：“富家小姐身上的味道就是这么好，香死你。比你那大麻花儿可是香得多噢！”卖麻花的道：“去你的，天津卫大麻花儿在北平可是出名的。她个小姐不过是在咱这地儿名气一会儿，去了北平，那里的人是认识我这麻花儿，还是认她那个小姐？”菜农竖起大拇指：“嗨，这话说得好。要让刚才这小姐听到了你可就没命了。”卖麻花的脖子一梗：“咦，她，哪家子的，还能要我的命？”菜农围过去，小声道：“是胡老爷家的大小姐，谁不得叫她大姑奶奶哟！那个厉害，谁都不放在眼里，胡老爷还得听她的呢！”卖麻花的道：“哪个胡老爷？”菜农道：“说你成天在娘们儿被窝里趴着吧，你还七翻八说。这胡老爷就是咱天津卫那几家大烟房的总头目。你去那几家烟馆都是他的。你的钱哪，都丢给他了。”卖麻花的道：“白花花银子的主儿？响当当的大银元都在胡老爷家里成垛地堆着，踩着都嫌垫脚。是不是这个胡老爷？”菜农道：“就是他啊！”“来个麻花，要刚出灶的。”卖麻花的见有生意，也就不与菜农搭腔了。

胡家是整个天津卫唯一倒卖大烟的买卖人家。整条胡家的胡

同街就足够老百姓走半天的。胡婉蓓是胡老爷的大姑娘。胡老爷还有一位姑娘是胡婉荷，是胡家的二小姐，胡家没有子嗣。偌大的一个家，人丁显得很稀少。胡老爷和二小姐倒能谈得来，和这位大小姐可不大谈得来。

胡大小姐走下洋车，洋车是自家的。车夫在收拾着车座子。大小姐瞪他一眼：“不长眼的贱奴才，你没见我没有扶吗？你娘给你长个死瞎眼干什么？”车夫丢下手里的活儿：“大小姐饶命，大小姐饶命！”大小姐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饶命，你还有个命！你的命不是我给你的。还不给我狠命的打！打死你这个烂嘴巴，不长眼的狗东西！”车夫跪在地上，双手狠狠的抽在脸上：“我该死，我眼瞎！”大小姐斜着眼睛笑着：“给我在这儿打着，等我让人告诉你什么时候不打了，你再停下来，狗东西，看什么看。显你长个耳朵，给我低着头听，接着打。”车夫又低下头狠命地抽打着自己。

大小姐一身青色绸缎袍，绣满兰花蝶恋蜜，边角都围着蓝红小绸丝，走起身子来，摇摇摆摆，更显标致。袍领很高，围着一串朱绿色的红心玛瑙，手腕上吊着红漆奶白玉镯。脚蹬一双黄金色的花边高跟鞋。她进了正室，欠身坐在红油长背椅上：“人呢？都死了吗？”

一个丫头慌慌张张从里间跑出来：“大小姐，您回来了？”大小姐眼角一吊：“屁话，不回来，这里坐的是谁？”丫头手放在身前，



不敢说一句话。大小姐道：“二小姐呢？”丫头道：“二小姐她出去了。”大小姐道：“要你看着她，怎么会出去？”丫头道：“回大小姐，二小姐是位小姐，我总不能拦她吧！”大小姐呼地一下从椅子上起来，几步来到丫头身旁，抡起玉手就是一掌：“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话说的。年纪不大，倒学会顶嘴了。才来胡家几天，就想登天造反？”丫头“嗵”的一声双膝跪下：“大小姐，奴婢不敢，奴婢不敢啊！”大小姐阴笑道：“看你这个小样，也没有那胆儿。去老爷那里看了吗？”丫头道：“去了，可没能进去，梳儿在陪着老爷。”大小姐道：“又是她？死奴才！你还不快给我滚过去，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丫头小声道：“大小姐，奴婢可不敢呢！”大小姐冷声道：“看你们还是不怕我，倒都成了气候来摆脸子给我看！”丫头匆忙跑出去，一边道：“大小姐，我去，我去！”

婉荷从远处走过来，运旺还在抽打自己。婉荷看不清楚这人是谁，等她走过来，看清是家里的车夫：“运旺，你在这里干什么？”运旺边抽打自己边道：“回二小姐，大小姐罚我！”婉荷道：“这已经打了什么时候了。”运旺道：“回二小姐，有两个时辰了。”婉荷道：“停吧，运旺，你收拾好车子，就回去吧。我跟大小姐说去。”运旺给二小姐作了个揖：“多谢二小姐。”

婉荷走进正室，左右看看，姐姐正坐在椅子上喝茶，看着她。旁边立着晴儿，婉荷向前走了几步：“姐姐，喝茶呢！”大小姐白了婉荷一眼：“不喝还能渴死吗？我可不像你到处有茶喝，今天穿成

这样，又是去哪儿了。”婉荷身着藏粉甜缎袍，绣一串紫金玉于胸前，拢围着细雨轻风，编着冬雪毛绒球。腕上擎着一只白玉镯，脚下踩着奶粉色的前尖高跟鞋。婉荷道：“去听一折子戏，挺好听的。”婉蓓讥讽道：“哟，瞧不出，小婉荷还成了个雅人，听戏？告诉你，以后在家里待着。哪个小姐有出去听戏的？”婉荷道：“姐姐这么说就不对了，听戏的不都是些太太、小姐吗？姐姐不也出去吗？”婉蓓打量着婉荷：“出去都和什么人接触，回来，一声一声地和放那个土洋枪似的，你想打死我呀！”婉荷道：“姐姐，你言重了。如果没有事情，我要回房去歇着了。”婉荷朝内厅走去。晴儿对大小姐道：“大小姐，二小姐的模样可是真好看。”大小姐笑着点数着晴儿的头：“你说，我和二小姐哪个漂亮啊！”晴儿道：“我说，还是我们大小姐漂亮。大小姐既漂亮又聪明人又好。”婉蓓笑道：“这样说呢，我就不会骂你。知道吗？”晴儿道：“知道，大小姐。”婉荷又走出来道：“姐姐，我还忘记了一件事。运旺，我让他回去了。”婉蓓怒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凭什么让他回去？你以为这个家你还说了算不成？”婉荷道：“没有，姐姐，你不要生气。运旺的脸已经打肿了，再不停止，真的会很严重。”婉蓓歪着脖子邪笑道：“想不到你现在会心疼男人了，你不要忘记你可是小姐。”婉荷气得脸儿绯红：“姐，你说什么呢！一个家丁，他有什么错，你让他在大门口抽自己嘴巴。要是真的触犯了你，解解气也就罢了，不用那么折腾人。我看，运旺也不会犯什么大不了的错



误。”婉蓓鼓掌道：“好啊！真会说，看你平时在爹那里装腔作势不管家务事，现在看来，是不是只恨自己比我小几岁没能管点儿事啊！”婉荷道：“姐姐，我不和你说，你自己心里明白。”婉荷进了内厅。

晴儿附在婉蓓耳根道：“大小姐，二小姐现在比过去厉害多了。怎么像变了一个人。过去，她哪敢这样对你说话。”婉蓓道：“她是我的妹妹，自然感到了不起了，以为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小妮子，现在开始和我针锋相对了，我看她怎么走这一步棋！”晴儿道：“大小姐，你可不要忽视二小姐，二小姐书读的比您多，老爷很喜欢读书人呢。要是二小姐真抢到您的前面，大小姐可真要在下人面前颜面尽失。”婉蓓道：“会有这么严重？你是说，二小姐真想管这个家，独揽老爷的家财？”晴儿道：“人心隔肚皮，谁又能说得准！要不早些防备，吃亏的不还是咱们大小姐？”婉蓓道：“好！胡婉荷，看不出你平时默默无声，不想你肚子里一湾的坏水。晴儿，你说得对，真要让她捷足先登，我这个大小姐哪里喊冤去？”

晴儿道：“这就是了，大小姐，您也不是要把二小姐逼于绝路，不过老爷的东西可不能让她白得到。”婉蓓瞅着晴儿：“看不出你平时吵吵闹闹，脑子里还真有些正经事。”晴儿作了个揖：“大小姐栽培。”大小姐道：“会的。”

丫头跑来道：“梳子从老爷房里出来了，从门缝里瞧老爷在穿衣服。”大小姐道：“你看得准确吗？”丫头道：“奴婢没有看走眼！”

大小姐道：“好，你先下去。”丫头下去了。大小姐回头看看晴儿：“你说呢？”晴儿道：“梳子比我在胡家的年数要久，和老爷自然比较熟，梳子不是当年老爷买回来的丫头吗？现在在老爷房里也说得过去。不过，大小姐，聪明的人可真是多的是！不信这梳子不认钱，她直接与老爷接触，想必也是为了钱。老爷能给她一点儿，也够她出了胡家过好日子的。不比在这里做个下人强？”大小姐道：“你说，她也有这个心？”晴儿道：“大小姐，你放心吧！是人哪，都认钱，不信她梳子不认！”婉蓓道：“晴儿，你不是说老爷的身子不行了吗？怎么……”晴儿道：“大小姐有所不知，老爷这身子啊，过不了今年腊月，那药啊，是慢药。但如果老爷总是和梳子在一起，这药啊，就成了急药，急急的就会送老爷到天国去。到时候整个胡家的买卖都是大小姐的了。”

婉荷让丫头环儿陪着进了爹爹的屋子，梳子见是二小姐，起身作揖道：“二小姐，您来了。”婉荷道：“老爷好点儿了吗？”梳子道：“还行，气儿总是不顺畅，先前，我还为老爷理气呢，现在能好些吧！”婉荷点点头：“你先出去吧。”梳子出去了。婉荷走到床边，胡老爷面色焦黄，上眼一看，便知害了大病，气血不足。胡老爷又瘦了很多，手指头一根根都是骨头支着，几乎摸不到一点儿皮肉，婉荷拿着手帕拭泪：“爹爹，这是得了什么病啊！怎么会瘦成



这个样子。”胡老爷用力的扭过头：“婉荷，是你吗？”婉荷道：“爹，是我。”胡老爷道：“婉荷，我是不行了，这个家就留给你们姐儿俩了，你们俩人多让着点儿，不要还是小孩子时候的脾气，我不能和婉蓓说，她是个不会让人的人，你从小就听话，懂得让人，你就让着点儿婉蓓。我也不要求你们把买卖做大，要的是你们姐儿俩平平淡淡过好日子。你们不比后生小子，能拼能闯。在家里安分分的听话。”婉荷点点头：“爹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会安分的，我想我和姐姐会互相谦让的，不会再去倒弄那些买卖。钱是够了。”胡老爷道：“这就好，我只怕，你姐姐她……不安分啊！”婉荷道：“爹，你先把病养好，不要说这么多话了，姐姐，或许一会儿也会来看你。让梳子进来吧！”胡老爷拉过婉荷的手：“婉荷，梳子伺候过我，我怕我去了，婉蓓会对她下毒手，你可要看着些，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留下梳子。”婉荷点点头：“好的，爹，我会的。”婉荷出去了。梳子进来了，梳子端着一盆水：“老爷擦擦手吧！又捂出了许多的汗。”胡老爷道：“梳子，你先坐下，我有话对你说。”梳子道：“老爷，有什么话，您就说吧，我站着听好了。”老爷道：“你回家乡吧！”梳子道：“不，老爷，我不离开您，您待我好，我得好好伺候您。”老爷道：“我死了呢！我快不行了，你也知道。”梳子流泪了：“我和老爷一起去，老爷去哪儿，我到哪儿伺候老爷。”胡老爷道：“你这么年轻，说这么轻狂的话，我的心里听着难受。梳子，你再这么说，我现在就让你走。”梳子哭道：“我对老爷都这



样了，老爷总是赶我，到底为了什么？”胡老爷道：“我活着，你在这胡家是个人，我死了呢！你想没想过？”梳子道：“我知道大小姐总是派人看着我，我不怕。大不了一死，正反我这条命已经是胡家的了。”胡老爷道：“不要成天的死呀活呀的，我现在是不能活了，你这个能活的人，在这儿喊死，是不是要气死我呀？不要再这么说！”梳子擦干泪：“老爷，我知道您是个好人。”胡老爷闭上眼睛，他太累了，要眯一会儿。梳子拿毛巾替老爷擦净手。又放回被里。梳子伏在桃木书桌上哭了一阵子，睡了。

婉荷近阵子感到肚子有些不舒服，时常伴着恶心、呕吐。一反常态，脸色也是由红润转为蜡黄。环儿很是着急，一时也想不出主意。她要运旺去请个大夫，晴儿发现环儿找运旺。运旺自己出去了。晴儿派人盯着运旺。后来发现运旺请来一位中医郎中。

大小姐这时正在老爷那儿，晴儿飞快地跑到老爷处。正赶上大小姐出来。大小姐见晴儿匆匆地跑过来，问道：“有什么事？急成这样子。”晴儿道：“不知道二小姐怎么了。今儿一早环儿让运旺出去了，我就派人跟着，现在运旺请了郎中进家。是不是二小姐得了病？”大小姐眉头一皱：“会吗？快，我去看看二小姐。”晴儿跟在婉蓓身后，一路小跑进了正厅，郎中已经进了内厅，婉蓓撩开帘子，朝内厅走去：“晴儿，你也跟我过来。”婉蓓推开婉荷的



屋门，环儿正在看着床上的婉荷。婉蓓走近床前，见婉荷已经是体弱多病的样子了。郎中诊断完后，起身道：“小姐，这是有喜了。”婉荷睁着惊恐的大眼睛：“你们说什么？……不会的，不会的。郎中，你是不是没有诊好，再诊一次吧！”郎中道：“小姐，不用诊了，喜脉和病脉不一样的。”婉蓓看着环儿：“这是怎么回事？”环儿慌乱道：“回大小姐，我也不清楚。”婉蓓看着郎中：“你说的是真的？”郎中道：“小姐如果不相信，可以另请高明。”婉蓓道：“晴儿，送郎中，顺便付了诊金。”郎中走后，婉蓓道：“环儿也出去。”环儿也出去了。没等婉蓓转过头来，婉荷道：“姐姐，你不用问，这一切，我自己承担。”婉蓓道：“你说什么笑话啊！你还没有成亲，就有了孩子，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胡家？你让我们怎么抬着脸出去见人，胡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你打算怎么办？”婉荷道：“这个孩子，我得留下来。”婉蓓鄙视着她：“留下？留下，你就得给我出了胡家的门。”婉荷道：“我也是胡家的人，我的孩子也是胡家的人，我为什么要走？”婉蓓道：“丢人现眼，没想到还真让我说对了，疼男人疼到了被窝里。这个孩子是谁的？”婉荷道：“是我的。”婉蓓道：“呸！你还有天大的本事了，你一个人能生出孩子？”婉荷道：“你吐得好，我知道我不顾廉耻，毁了胡家的颜面，可是不说谁知道呢？”婉蓓道：“你在掩耳盗铃！刚才那郎中是瞎子吗？”婉荷道：“他当然不是瞎子了，姐姐，你不要说了，让我静一静！”婉蓓道：“你倒好，排出一堆粪便，无处甩手，都贴在我们